

普通法医的职责是用科学解决尸体难题，
而我的职责，是解决科学以外的难题！

法医 林已志 档案

3

延北老九◎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法医林忌档案3

延北老九◎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法医禁忌档案. 3 / 延北老九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7. 3

ISBN 978-7-5057-3984-0

I. ①法… II. ①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30136号

书名	法医禁忌档案. 3
作者	延北老九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22印张 339千字
版次	2017年4月第1版
印次	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984-0
定价	36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鬼海仙岛

第 一 章 第一杀手 / 002

第 二 章 奔赴海南 / 006

第 三 章 午夜凶案 / 010

第 四 章 鬼岛行 / 015

第 五 章 恐怖死尸 / 020

第 六 章 杀人机器 / 025

第 七 章 破阵 / 030

第 八 章 鲨王（一） / 034

第 九 章 鲨王（二） / 038

第 十 章 再次停船 / 043

第十一章 海豚兵 / 048

第十二章 黎明与黑暗 / 053

第十三章 反击 / 058

第十四章 降兵诡计 / 063

- 第十五章 失守 / 068
- 第十六章 魔与道 / 073
- 第十七章 我方援军 / 078
- 第十八章 雨夜大礼 / 083
- 第十九章 见客 / 088
- 第二十章 邪君 / 093
- 第二十一章 第三份礼物 / 098
- 第二十二章 海王号 / 103
- 第二十三章 交易 / 108
- 第二十四章 海难 / 113
- 第二十五章 错航 / 118
- 第二十六章 意外客人 / 122
- 第二十七章 引路使者 / 127
- 第二十八章 海上幽灵 / 132
- 第二十九章 神秘力量 / 137
- 第三十章 海妖（一） / 142
- 第三十一章 海妖（二） / 147
- 第三十二章 邪君发怒 / 152
- 第三十三章 开不动的船 / 157
- 第三十四章 鬼岛 / 161

- 第三十五章 新世界 / 166
- 第三十六章 红眼魔 / 171
- 第三十七章 “盲目”深入 / 176
- 第三十八章 惹祸 / 181
- 第三十九章 鞭打 / 186
- 第四十章 禁区争斗 / 191
- 第四十一章 主奴情 / 196
- 第四十二章 海底神墓 / 201
- 第四十三章 九头棺材 / 206
- 第四十四章 异变之珠 / 211
- 第四十五章 逃回 / 216
- 第四十六章 第四生命 / 221
- 第四十七章 黑暗森林 / 226
- 第四十八章 巨象 / 231
- 第四十九章 怪鸟阴谋 / 236
- 第五十章 陷阱 / 241
- 第五十一章 变数 / 246
- 第五十二章 玩命厮杀 / 251
- 第五十三章 摧毁者 / 256
- 第五十四章 骷髅山下 / 261

第五十五章 意外岔子 / 266

第五十六章 夺命悬崖 / 271

第五十七章 鬼洞 / 276

第五十八章 小猫腻 / 282

第五十九章 鬼岛之主 / 287

第六十章 破门大法 / 291

第六十一章 暗手 / 295

第六十二章 怪物来袭（一） / 299

第六十三章 怪物来袭（二） / 303

第六十四章 尸骨 / 308

第六十五章 消极等待 / 313

第六十六章 约定 / 318

第六十七章 毁灭之吼 / 322

第六十八章 诺亚难舟 / 326

第六十九章 勇士苏醒 / 330

第七十章 破敌 / 335

第七十一章 诡异尸体 / 340

鬼海仙島



第

一

杀

手

我们仨回到省厅后，感觉这里还是老样子，没发生太大的变化。而我这次回来，也给师父带了一份特别的礼物——一些虫卵。

他自打调入省厅后就一直躲在后院从事科研工作。对这些虫卵，他显得格外珍惜，甚至在我送给他的那一刻，他都顾不上跟我说什么话，欣喜若狂地转身离开了。

我不得不佩服师父在虫子研究上的造诣。他成功孵化过三组虫，第一组是金甲虫，第二组是鬼脸虫，等第三组时，虫卵彻底变了，孵化出来的成虫，身上既有金点，也有银光。

我有个猜测，师父应该是把两种虫子的基因弄到一起，培育出了一个全新的怪胎。

最后师父让我用魔鼎养起这种怪胎虫的成虫。他还给了我一个古怪的乐器，其实这玩意儿并没多大，也就一个指头那么长吧。

他给乐器起了个名字，叫虫语笛。我觉得这名字挺怪的，而且通过它吹出来的声音，很尖、很刺耳，我真怀疑这声调会跟虫语有什么联系。

师父也对此事解释过几句，说在国内，有两个地方的人善于驱兽与驱使虫子，一个是雅鲁藏布的门巴族，一个是湘西一带的梅山教。他们驱兽也好，驱虫也罢，都使用一种冷门乐器，叫双音里令，而这个虫语笛就是根据双音里令研制的，也在

它们的基础上，做了一系列的改进。

我对这两个地方都不太了解，也权当随便听了一嘴，但我很听师父的话，他让我一有空就对着魔鼎吹虫语笛，我就这么照做起来。而且我进步很快，最后笛声一响，我把魔鼎打开，让几只怪胎虫飞出来以后，它们对我很亲切，能围着我转上几圈。

我也不想一直怪胎虫、怪胎虫地叫着它们，太难听。就给它们起了一个新名字，叫金银虫。

这一天，我待着没事，正在省厅小会议室里吹笛子时，姜绍炎和铁驴走了进来。

我备感意外，因为细算起来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我才见到姜绍炎的面儿。我也明白，他的回来，代表一定又有大事发生了。

我停止吹笛，把金银虫弄回魔鼎中。

姜绍炎先问了一句：“这些虫子听不听话？”我也不知道咋回答了，因为到现在为止，它们确实挺乖，但我没指挥过它们去做什么事，不清楚它们到底乖不乖。

姜绍炎看我的表情，似乎知道答案了，他也不再问这事，话题一转，说有新案子，马上要动身了。

我绝对有心理阴影了，或者说心里有个坎儿，第一反应是去鬼岛。

我本能地摇摇头，说：“国内特警组那么多，这次能不能换别人接手这个任务呢？”

姜绍炎跟铁驴全看着我，姜绍炎没再说啥，只是使劲搓了搓额头，而铁驴呢，问了句：“徒弟，你胆小了？”

我承认自己有点胆怯，但我相信，有过跟我一样经历的人，没几个会不害怕的。

我们仨沉默了一小会儿，姜绍炎先打破了这个僵局，他嘿嘿笑了说：“小冷，你误会了。这次咱们要面对的是一个连环杀手案，你不去，这案子侦破起来很费劲的。”

我这才知道自己猜错了，而铁驴呢，突然瞪大眼睛看着姜绍炎。

我一直以为驴哥的眼睛很小，没想到他这种瞪法，让我改变了以往的印象。

姜绍炎说让我等着，他去拿一组片子给我看看。随后他转身出去了。

既然知道不用去鬼岛，我一下也没那么害怕了，趁空跟铁驴念叨几句，让他先说说这案子的情况。

我发现铁驴整个人有点木讷了，跟刚进来的他完全不一个样儿，甚至都没及时回答我。

我又追问他到底咋了。他好不容易回过神，却摇摇头，打定主意不多说。我也

没急着再问啥了。

过了一刻钟，我都等得纳闷了，心说，姜绍炎不就是取片子去了吗？咋用这么久呢？也真禁不住我念叨，刚一想到这儿，就看到姜绍炎抱着一个投影仪和笔记本回来了。

他让我帮忙，一起组装设备，而在这期间，他有点心不在焉似的，总像是在想什么事呢。

等把设备调好后，他先播了一组图片。

不得不说，我被这组图片弄愣住了，全是一具具尸体，死法不一样，被勒死的、烧死的、刀锤砍击致死的，还有中毒而亡的。

我知道，按刚才姜绍炎强调的，这些图片里的死者都是被同一凶手所杀的，问题是，凭我当法医的经验，凶手杀人都有他惯用的手段，比如爱用刀的，往往只用刀来杀人；爱用毒的，会把作案手法更专注于下毒上。怎么这个连环杀手，却擅长这么多不同的手段呢？

我先说了个疑点，这也是我想先弄明白的地方，警方目前掌握到的证据，会不会出现了差错？这根本不是同一凶手所为？

姜绍炎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说他本来也这么想的，但确实证据确凿，这都是同一个人做的，而且这个人有个外号，叫“北国第一杀手”。

我留意到，铁驴看完这组片子后，不再瞪眼睛玩了，但他整个表情都呆了。听姜绍炎说完，他忍不住站了起来，喊着问：“第一杀手？我咋不知道这个人呢？”

我跟姜绍炎都看着铁驴，铁驴又眨巴眨巴眼，啊了一声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是他！”

我被铁驴这一惊一乍的劲儿吊起了胃口，也连连追问他：“这杀手到底什么样？”

铁驴跟我详细地说了起来，我觉得这跟案件有关，就听得很仔细。越听越难以置信，他说的好像不该叫“北国第一杀手”了，就算称之为“国内第一杀手”也不过分，什么枪械炸弹、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，这杀手竟全都精通。

姜绍炎听完，对铁驴的话做了补充。说他和铁驴都跟这个杀手交过几次手，只是被他狡猾地溜掉了。而铁驴也因此对杀手产生了敬佩的心理，未免把他的身手夸大了许多。这次他竟然又在作案时留下了蛛丝马迹，我们就绝不能再放过他了。

我点头表示明白，铁驴又插话强调一句说：“徒弟，有你这个特案法医在，破这案子绝对十拿九稳了。”

我彻底没了顾忌，也觉得事不宜迟，应该早点动身，就又问了姜绍炎一句：

“这次去哪儿？”

没想到姜绍炎跟铁驴一同回了句：“海南！”

我一时间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心说，铁驴不是不了解这起案件吗？怎么我问去哪儿，他却也知道案发地儿呢？

我看了铁驴一眼。铁驴说完就做出一副要捂嘴巴的动作，被我这么一瞧，他又顿了一下，指着投影仪说：“这一组片子里，最后播的那个死者，周围环境很明显，就是在海南嘛。”

我刚才把注意力都放在死者伤口上了，还真没太留意这种细节，而且这片子都播完了，我也不可能为这点事，再让姜绍炎重新放一遍。

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。姜绍炎彻底关了投影仪，又说目前省厅这边就掌握到这点资料，想了解更多，还得等去了海南，跟那里的警方碰头才行。

我们办事很有效率，收拾一下就出发了。而且算起来，省厅跟海南离得很远，坐火车少说要一天多。这次我们选择了飞机。

我们的运气“很好”，坐的飞机刚落到海南省海客市后，就赶上了大变天，整个天空乌云密布的。

我们先赶到一家指定的宾馆，姜绍炎让我好好在宾馆里等着，他跟铁驴先出去跟当地警方碰头，等有进一步消息了，再让我过去会合。

我应了一声，不过自己在一个这么陌生的宾馆里住着，很不适应，尤其等到晚上后，姜绍炎跟铁驴也没任何消息，我打他俩电话，总提示接不通。

奔赴海南

看着窗外的天，我知道，海客市这里靠近东南沿海，很容易遭遇台风，但今晚只是暴雨的征兆而已，我还不至于因此不敢出去而饿肚子。

我简单收拾一下就下楼了，来到宾馆吧台处，我一来想从这里借一套雨衣，二来想问问他们，这里有什么特色饮食。

这也是我去外地的一个习惯，很多人旅游时，都会去当地一些名胜古迹参观一下，而我更加留意饮食文化。

吧台服务员大体知道我们仨的一些情况，对我也算客气，他告诉我，海客市的椰子煲饭很好吃。

我光听名字就对这种小吃产生了不小的兴趣，随即我又问他：“哪家饭馆正宗？”

服务员回答：“靓仔，你出大门后，第一个路口右拐，之后走到路口了，再连续右拐三次就能找到了。”

我一琢磨，心里犯嘀咕，心说，连续四次右拐，这不是走回来了吗？服务员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

但我看他一脸严肃的表情，又不像在逗我，我也没较真儿再问他啥，说了句谢谢，拎着雨衣离开了。

第二章 · 奔赴海南

刚出门时，外面已经下起雨来，我也算是有瘾的了，披着雨衣，一路右拐上了。

我发现自己还真错怪服务员了，在第四次右拐后，我出了一个小胡同，眼前是一个小街区，全是小店。

我打定主意吃椰子煲饭，所以放慢脚步，不被其他小店美食诱惑住，一步步地往前走。

等我经过一个叫阿光煲仔饭的门脸时，突然地，我听到一阵嘘嘘声。

这声音很轻，传入我的耳朵后，却让我心里震了一下。细算算，这声音真是久违了，最早在长白山之行时，我遇到过，在刚去且末时，我也听到过，没想到的是这次到海南，它又诡异地出现了。

我也猛地站住身子，扭头往后看着。别说身后了，我四周都没什么人。

我怀疑声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，而且这问题以前我就没想明白过。但也因为这么停下脚步，看似四下望着找吃的地方，从阿光煲仔饭的店铺里，走出一个服务员。

他问我：“要不要进店吃点东西？”

我想了想，也觉得嘘嘘声的出现不是偶然，它在引导我进这个店。

虽然一脚迈入店铺里可能有危险，但我也没那么胆小，而且周围店铺都没打烊，我怕什么？

我对服务员一挥手，跟他走进去了。

这小店光看门脸很一般，里面装修却还可以，有种咖啡屋的感觉，都是大长条软椅和大长桌子。

我找了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来，服务员拿了菜单过来。我也没看，就跟他点了椰子煲饭。

这期间，我一直留意服务员的表情，想知道他心里有没有鬼，但凭他的反应，我就把这小子排除了。

他一听自己费劲拽进来的客人就点了一份很便宜的煲饭，脸一拉，不咋好看了，还跟我磨磨叽叽推荐一些小菜呢。这种小心思，一看就是实打实开小店的生意人。

我纯属本着不想吃就不被忽悠的原则，最后也没多要别的，让服务员离开了。

在等餐期间，我又给姜绍炎和铁驴打了电话，还是接不通。我怕他俩这时候回宾馆了，而我不在，岂不是耽误事吗？

我又打定主意，一会儿快点吃。

但没等椰子煲饭上来呢，有个人从门外走了进来。他同样穿着雨衣，而且一定在雨中走了很久，进门后，一身水噼里啪啦地往下落。

服务员让他选桌坐下点餐，他却摆摆手，指了指我，那意思是跟我有约。

我本来没太留意这个陌生人，但他这举动让我很诧异，我也借机仔细瞧了他几眼。

他留着胡子，一张国字脸，我还真对这人有眼熟，只是一时间想不到在哪儿见过他。

我心说，难不成这爷们儿跟哪个明星长得像，我因此才眼熟？这么一耽误，这陌生爷们儿已经走过来，坐到我对面了，还主动跟我问候一句：“许久不见，兄弟，别来无恙！”

我还是有些防备心理，盯着他没急着回话。他也没因为我的冷漠而不乐意，又一掏兜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玩具。

这玩具再平常不过了，就是一个火柴盒那么大的瓷老鼠。他把玩具放在桌子上，特意指了指。

我脑袋里跟被电流击中一样，一下全明白了。

我确实跟他见过面，不过不是在海客市，而是在霞光镇，他就是那个卖丹鼎的贩子，当时我还想从他手里买丹鼠呢。

只是当时他穿着一身大棉袄，戴着一顶大皮帽子，现在整体造型换了。

从正常情况来讲，我俩就是很简单的买家与卖家的关系，他却能突然出现在这里找我，这让我又觉得，里面猫腻大了。

我知道他要想跟我说什么，我不问他也会说，他要想隐瞒什么，我就算特意套话，他也保准守口如瓶。

既然如此，我也别傻兮兮地追问了，我压着性子，把烟摸了出来，点了一根吸上了，甚至真就跟老朋友见面似的，也把烟推到他面前，问他来一根不。

这爷们儿摇摇头。这时服务员把我要的那份椰子煲饭端了过来。

卖丹鼎的爷们儿对这饭的兴趣很大，还抢先接了过去。而且我也看出来，这饭就是把一个椰子横着劈成两半，把椰肉掏出来，再把米饭放进去焖熟了，用椰汁一浇。

卖丹鼎的爷们儿也真不客气，用个勺子舀着饭，大口地吃起来。

那服务员站在我旁边，一时没走，因为这么一来，我等于没吃的了。但我现在哪有吃饭的兴趣？

我跟服务员摆手，说我俩吃一份煲饭就够了，让他忙别的去吧。

卖丹鼎的爷们儿一边吃一边抬头对我嘿嘿笑了笑，说这饭不错，不会白吃我东西的，他又摸向后腰，拿出一个小平板电脑来。

我发现这爷们儿一定不怎么懂现代化的电子设备，不然平板电脑被他这么放在后腰，也不怕被挤坏了，他还说要不是受朋友所托，也不会在身上带这种没用的东西。

他又把平板电脑推给我，那意思是让我看一下。

我冷不丁有个猜测，这爷们儿会不会是我们的人？因为最早就是姜绍炎提过一嘴，让我去找他的。

我拿起平板电脑打开了，我以为这上面会有关于“北国第一杀手”的资料呢，谁知道只有一个视频通话的程序——“Skype”。

我不解地看着卖丹鼎的爷们儿，他说再往下他就什么也不懂了，让我自己鼓弄鼓弄。

我把Skype点开，发现有账号、密码，是自动登录的，我猜有人要跟我视频说些事情。

我也不知道这次视频会不会涉及什么隐蔽的话题，我正巧兜里揣着耳机，本来是为了方便手机听歌用的，就把它拿下来，接到平板上了。

当然了，这期间我也在留意着卖丹鼎的爷们儿的一举一动，我虽然觉得他对我无恶意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。

等我忙活完之后，没一会儿，真有人发来了视频邀请。我早就有心理准备，也就痛快地点了接受。

一个视频画面出现了。这平板电脑走的流量，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，不过在缓冲期间我也能瞧到，这视频里出现了一个人影。

他那边光线很暗，甚至也不知道是怎么特意为之的，只能把他的轮廓给显示出来，至于具体长相，我压根儿看不清。

我觉得这样我太亏了，我这边灯光明亮，他可是连我的头发丝都看得清的。

我就想把屏幕挡住，只跟他语音，但平板电脑的缓冲期过去了，他突然说了一句话，把我弄愣住了。

午 夜 凶 案

黑影跟我说：“小冷，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调入省厅，加入特案组吗？”

我以前真就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只知道乌州出了一档子活尸案，之后专员姜绍炎调过来，我机缘巧合跟他认识，再机缘巧合地来到省厅加入特案组。

但现在被黑影一强调，我大脑似乎有种醒了的感觉。活尸案牵连甚广，也有种种迹象表明，我的身份特殊，跟活尸有牵扯不断的联系；另外再一寻思，省里有那么多法医，为何会单选中我呢？

我皱眉琢磨起来，也因为用耳机听的，所以对面卖丹鼎的贩子并不知道黑影说了什么。他抬头看我一眼后，继续在那儿吃煲饭。

我不想说话，索性打起字，给黑影回了一句：“你是谁，怎么知道这么多？”

黑影表情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到，他反正嘿嘿笑了，做了个摸额头的动作。

这笑声和动作简直是姜绍炎的活招牌，我心里一震。我不相信姜绍炎有个双胞胎兄弟这种可能，但话说回来，这黑影更不可能是姜绍炎本人，不然他有啥话为何弄得这么神秘，还要视频跟我说，当面谈不就得了？

我没急着问话，一方面等黑影回答，一方面继续观察他，想再捕捉到一些信息。

隔了一会儿，黑影答非所问地开口了，他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跟我念叨，只是他声调变了，之前嗓音有点沙哑，现在反倒有些尖了。